

雜篇庚桑楚第三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辨者辨其所不能辨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郭註德宇泰然而定則所發者天光非人耀也故人見其人物見其物各自見而不見彼所以泰然而定人而脩人則自得所以常泰常泰故反居我宅自然獲助則天子處則天民二者俱以泰然而得之非為也故凡所能者雖行非為難習非學難言非辨所不能知不可強知故止斯至也意雖欲為者必敗理終不能也
呂註身者人之宇不否不亂則發天光天光者不識不知明白洞達人見其人而莫知其天是人貌而天者也有人脩者乃今

有恒為道必至於天而後可久也人舍謂羣於人天助獨成其天也天民非人所得而民天子以其繼天而生也天下之物可以知知則學之所能學行之所能行辨之所能辨唯道不可以知知故學所不能學經云學不學是也行所不能行不道之道是也辨所不能辨不言之辨是也或反此而不免有為則敗之而已矣

疑獨註宇者氣之宅陰陽交為泰宇泰定則沖氣生于中自然之光發于外人見之者人道人不見者天道世人莫見至人合天之道但見其同人之迹能襲而脩為有恒者矣有恒則可久是為成性之人方盡人道人雖舍之天則助之人之所舍非人之民是天民也天之所助非人之子是天子也士有窮居陋巷不為人所知而去就聽天者天民也有達處廟廟為天之所助而資長泰夫者天子也今之學者強學其所不能學故損性強行其所不能行故損德強辨其所不能辨故悖理此皆不止於

性分之內故不能有所至而敗其自然之分也

碧虛註靈宇大寧者慧光內發天廷外瑩我牛人謂之牛我馬人謂之馬物物自名而天光不妄也脩大寧者和光不忤未始異常與物和同人所蔽舍奉天子物天所佑助此有恒德者也世學學所不能學至世行行所不能行至行其所不能行聖人言易行天下莫能行是也世辨辨所不能辨至辨辨其所不能辨善者不辨辨者不善是也知止乎其所不知而至猶操舟者止於游欲其驚沒則殆矣反其自然非敗而何庸齋曰義至此莊子泛論至理宇譬習中泰然而定則天光發見即是誠而明也天光既發則人見其為人而已自同於天矣脩真至此有恒者也即是至誠悠久如此則天助之人歸之天民言非常民天子天愛之如子也人之學行辨三者皆有迹所不能學不能行不能辨自然者人之知

至於所不能知而止則為造極反此道者造物敗之

身者神之宇神安宇泰定猶主鎮靜而家和平君无為而國寧謐也泰然而定則行住坐卧无非定不在乎堅制強執

似繫焉而止也天光即已之靈明內發外見如鑑无隱人見其同乎人而實與

天為徒矣若能脩此乃合有常之德德有常則功齊天運外貌若愚世人忽而舍之天則愛而助之以其心合天德故也天民則德超乎人光而不耀天子則體天立極推德及人即所謂以此處上

天子帝王之德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凡此皆君子所當學當行之事世人多務學人之所能而失己之良能唯

至於道者學人所不能學學不學是也行人所不能行无微迹是也辯人所不能辯不言之辯是也信能造此則是知人之所不知是為知之至若舍此而求進乎道則敗其自然之鈞无以陶成已

德何望乎發天光而得天助哉乃今難釋疑當是。乃合天均古本作鈞通用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為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

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人而不舍每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

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无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无名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

致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无親无親者盡人兵莫惜于志鏃錐為下寇莫大於陰陽无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郭註因其自備順其成形成心自生耳非虞度而出之理自達彼非慢中而敬外天理自有窮通有為而致患乃人也安之若命其成不滑靈臺清暢憂慮不能入也有持

謂不動於外其實非持若知其所持而持之則失也發不由已誠何由而當云不居

分內所以為失幽顯无愧於心則獨行而不懼遊分內者行不由名期損已以為物行无名者本有斯光因而用之志期費者

雖已所无猶借彼而賈人見其致而自以為安也窮謂終始且謂券外而致者其身不能自容則雖已非已况能有親乎故盡是他人而其志之所攫焦火凝冰故其為兵甚於劔戟蓋心使氣則陰陽微結於

五臟所在皆陰陽故不可逃也

呂註萬物與我為一備物也將形謂无往而物不從物來而心出非生於虞也於是而敬生因之以達彼非有持於外敬以直內也若是而為惡至者天也以其非為而

敗之故不足以滑成靈臺不動則有持而持之者莫知其鄉蓋以不持持之耳知此則所謂誠已發而必中節矣否則妄作凶又惡能當哉業自外入而无主於中亦將不舍不舍謂去之之速每更為失者俗學

以求復其初不免為蒙蔽之民券所以主物而有之有諸已而行之為券內誠已而獨行也無諸已而行之為券外不見其誠已而幽顯不能一也無名者道故信矣而不期與焉而不費券外者期而後能信費而後能與唯庸有光不用則復歸其明唯賈人也可以市而已人見其不足而跋慕猶魁然自大也人能見其未始有物則與物窮而無我無我則物入而不破是謂知常容否則與物且而已其身不能容所謂汝之片體將為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為地所不載又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則盡人可知矣志之為兵傷人之心鏃鉞則傷人之形而已盜之為寇可逃而免陰陽之寇莫逃於天地之間唯至人弱其志而不必故無兵藏於非陰非陽而無心故萬物不得而盜也

人為也至人之學已至於命雖事之可惡者不足以滑亂其成心靈臺有持欲其存也苟不知其持之之道而有志乎執守又不可持矣仁能成已推而及物則無不當若不誠而妄發業入於中而不舍則向所謂得者更為失矣故為惡於顯則欺人為惡於幽則欺鬼於心有愧其敢獨行乎止乎券內不越分也無待於外所以行乎無名出於券外好為人也遂物無窮所以志乎期費行乎無名則克實而光輝發外期費者以名迹求受於人唯恐其不受人見其好跋其足危矣猶魁然自大而不知變知變則物入焉與物且者不必於物身猶不敢自容況容人乎至人無親無親者盡人道天道其有不盡乎人知兵之憎毒不知心之為害尤甚兵官猶可避心害無往而不值也過喜則寒凝冰過怒則熱焦火皆心使之唯无心者陰陽不能冠五行不能賊也

有漸為將形括囊不安之意以生應物之心內自恭肅外弗見侮無為而禍臨者天命也有繫而獲罪者人事也處患而不憂者靈臺不柱成性不虧也有持則真性存不知其所持無主也而不可持者隨其成心而師之不誠已則所發皆妄道業難入更致重失也券內者行乎無名故自明券外者志乎期費則賈術人見其危跋自謂安固也與物窮者謂券內之人與人愈有券外之人苟且容身而已無親者人不保附而孤絕期費之志毒過鋒刃妄發之心寇甚陰陽故憎毒之氣無所逃也

庸庸曰義萬物皆備於我將順其生之自然退藏於不思慮之地心之應物隨時而生釋氏所謂无所住而生其心也敬存於中自達於彼至此而有不如意事是天實為之何足以滑我胃中混成之德持謂有所主雖主而不知其所主而不可持者專於持守則為未化一句三持字語其精微人未能誠已而有所妄發發而不中業已

入於其間雖知之而不能舍此恥過作非也每有所改更轉見差失業不訓事如今人言葉已成行之業如此者人誅鬼責必不可逃知幽明之可畏則當謹獨故能獨行券內不越已分人無得而名券外求在人者也志之所期不過費用之資圖自利耳惟庸有光充實而光輝常在舍已外求志在得利商賈之用心人見其跋高自立魁然可尊而不知沒入於利欲窮盡而後已且謂逐物苟得趨禍不悔者身不自容於人何有親戚疏素人道絕矣心有所著皆能自傷惜於兵器陰陽之傷亦猶寇也心和平則不能為害矣

人而知萬化生乎身備物之大者則能順乎生理矣藏猶深造生心謂應物深造无思之地而物來斯應應以无心故在中而自達彼身倫而物化之謂至此猶有无妄之災安之而已不足以滑吾成全之性靈臺喻心之虛故高明外物之至鑑而不留納於其中則桎而不靈

矣持謂主宰之者知其不可持故以不持持之不誠已則非敬中發不當則无以達彼皆為之失也業謂世間有為之事不趨乎善必趨乎惡為善者常少為惡者常多是以莫逃人鬼之誅因果相緣而无已以道觀照善惡二業善猶為幻况於惡乎然而為惡者心常有欺夢寐猶不自安生死之際焉能弗怖非鬼神仇之心實使之也為善有心希求福報妄念一萌真性已失物得以誘之故善惡二業有一於胸中而不合離愈為而愈失又安知所以持靈臺之道哉惟通乎幽顯之情者乃可獨行天地間俯仰而无愧也凡人務內者貴實故行乎无名而建德若偷務外者貴華故志乎求用而矜能自銜唯能用光歸明斯可常也賈人求售則非深藏若虛者此言无常之人重外輕內人見其跋立不安而自謂魁然碩大也與物窮者言盡物之性入猶歸也與物齟齬則彼我角立

身不能容安能容人與我之大賢何所不容我之不賢人將拒我義回不能容人則孤立而无與身外皆他人耳志異而才較生不啻陰陽之寇原其所由心為之賊大哉心乎善惡所出禍福之機也苟不得其持之之要則物欲撼之流於不誠不實人非鬼責之莫逃雖天地之大而片體一節將无所寄矣是以君子謹所出。幽間舊音開詳上文顯明之義則此當是幽關傳寫欠筆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二